

李鸿章传

生活在「四海变秋气」的王朝末世，沉浮在腐朽与神奇、黑暗与光明激烈搏斗的漩涡中，他到底是东方俾斯麦，还是汉奸、乱世之奸雄？他在晚清政坛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，起了什么作用？来，一起审视他奇幻般的一生吧……



苑书义◎著

人民出版社

李鸿章传

生活在「四海变秋气」的王朝

末世，沉浮在腐朽与神奇、黑暗与

光明激烈搏斗的漩涡中，他到底是

东方俾斯麦，还是汉奸、乱

世之奸雄？他在晚清政坛上

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，起了

什么作用？来，一起审视他奇幻般的一生吧……



苑书义◎著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于宏雷

封面设计:肖 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鸿章传/苑书义 著. 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6.2

ISBN 978-7-01-014798-7

I. ①李… II. ①苑… III. ①李鸿章(1823~1901)-传记 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5270 号

李鸿章传

LIHONGZHANG ZHUAN

苑书义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 年 2 月第 2 版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字数:445 千字 印张:27.25

ISBN 978-7-01-014798-7 定价:5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目 录

- 引 言 /1
- 一 “读书但愿登科第” /2
- “庐郡望族” /2
- “少年科第” /7
- 二 “以儒生而起家军旅” /17
- 帮办安徽团练 /17
- 投身湘军幕府 /27
- 编练淮军 /35
- 就任苏抚 /45
- “练兵练器” /52
- “抚用客将” /63
- “用沪平吴” /72
- “霸术”与“德政” /82
- 三 “自强”与“剿捻” /93
- 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/93
- 引进“制器之器” /101
- 培养“制器之人” /111
- 督师“剿捻” /117

- 四 “疆臣之首” /126
- 移督直隶 /126
 - 扩展权力网 /132
 - 关注农功 /144
 - 平息政潮 /147
- 五 “富强相因” /156
- 揭示洋务总纲 /156
 - 提振军事工业 /163
 - 兴办民用企业 /168
 - 筹建北洋海军 /194
 - 兴学育才 /213
 - “舍本而图末” /227
- 六 早期“和戎”外交 /233
- 议结天津教案 /233
 - 从“联日”到“联俄拒日” /237
 - 中秘和中英交涉 /244
 - 在中法和战的漩涡中 /254
- 七 “一生事业扫地无余” /270
- “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” /270
 - 避战主和 /288
 - 消极防御 /297
 - “暂屈以求伸” /307
- 八 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 /320
- 投闲京师 /320
 - “老来失计亲豺虎” /325

- 游历欧美“顿扩灵明” /336
- “维新之同志” /346
- 九 “秋风宝剑孤臣泪” /359
- 回光返照 /359
- 拒绝“两广独立” /363
- 在民族屈辱中升迁 /376
- “结与国之欢心” /384
- 十 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 /405
- “青史凭谁论是非” /405
- 过渡时代过渡性人物 /405
- 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 /406
-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/406
- 促进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/407
- 腐朽王朝的忠臣 /408
- 独特的性格风范 /409
- 附 录
- 李鸿章家世简表 /411
- 如何为李鸿章立传 /424
- 后 记 /429
- 再版后记 /430

引 言

人事有代谢，
往来成古今。

——孟浩然

有人说：“路是脚踏出来的，历史是人写出来的。”然而，在书写历史的成千上万、多姿多彩的人群中，真正能够在绚丽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个人印记的为数是多么的少啊！李鸿章生活在“四海变秋气”的封建末世，长期沉浮在腐朽与神奇、黑暗与光明、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激烈搏斗的漩涡之中。他在生前和死后，人们始终对之褒贬不一，毁誉参半。有的给他戴上“东方俾斯麦”、“地主阶级改革派”的桂冠，有的则斥之曰“李二先生是汉奸”、“乱世之奸雄”。他在晚清政坛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，起了什么作用呢？溢美违背历史真实，因义愤而贬损不能推进科学。那就让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多层次、多角度地审视一下他那奇幻般的生涯吧。

一 “读书但愿登科第”

“庐郡望族”

按照传统习俗,过了阴历年初一,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,因为正月初五是“财神”生日,人们一年的财运似乎都是由“财神”决定的。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,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,正当人们忙着置酒席、接“财神”、欢庆“财神”生日的时候,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(现属肥东县)李氏宗族更是欢声笑语,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,因为又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呱呱坠地了。这位在“财神”诞辰降临人世的婴儿,就是后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烜赫一时的李鸿章。

李鸿章先世本姓许,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。合肥位于长江、淮河之间,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,属于巢芜盆地,土地广沃,塘水停注,旱涝保收,“民物殷富,俗尚勤俭而崇节义”。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,又是好友。心庄无子,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,迎溪慨然允诺,慎所遂改袭李姓。因而李门祖规:许李二姓不通婚,而与族外之李则不禁。李氏“世耕读以为业”,初“清贫无田”,至鸿章高祖时,以所谓“勤俭成家,有田二顷”。从“清贫无田”到拥有二百亩土地,表明李氏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地主。但因李氏有钱无势,缺少政治靠山,“乡曲豪强屡见欺凌,数起讼端”。鸿章曾祖李椿“和众能言,不畏强御,申辩得直,然后安居焉。”^①鸿章祖父名殿华,字庆庵,“肆武游庠”,两应乡试落第后,便放弃猎取功名念头,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

^① 李文安:《都门望云思亲赋》,《李光禄公遗集》,卷1,第1、4页。

读,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,“男耕妇织,督课勿懈。”^①殿华凭借祖先余荫,虽然继承了一些土地财产,但因李氏宗族繁衍,家大业小,在析居分爨时,殿华一支“推多受寡”^②,分得的土地财产不多。所以在现存文献中,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、雇工和家境穷困的似相牴牾的记载。殿华之子追忆说:“凡田亩近坟冢,春耕[其父]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,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,使无倾塌。”^③殿华之孙却描绘出另一番情景:“前吾祖父穷且困,至年终时,索债者如过江之鲫。祖父无法以偿,唯有支吾以对。支吾终非长久之计,即向亲友商借,借无还期,亦渐为亲友所厌。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,稍有积蓄,时为周济,并劝祖父以勤俭,并亟命儿孙就学,吾祖父从其言,得有今日。”^④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。在封建社会中,这种小地主家庭,是典型的所谓“耕读之家”。

殿华生有四子,依次为文煜、文瑜、文球、文安。长子文煜,字晴岚,庠生。据说他“居家孝友,博学能文,……名望重于士林,早有经师宿儒之誉”。他因家贫就馆于外者6年,之后“闭门收徒,兼课子弟”,对李氏宗族的崛起,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沈葆楨说:“李氏书香之盛,英才之多,位业之隆,门闾之大,谓非由公一人创兴而起者欤!”^⑤他著有《晴岚文集》20余卷。次子文瑜,喜好吟咏作赋。三子文球,著有《妙香亭文集》。四子文安,即是鸿章父亲,本名文珩,字式和,号玉泉,别号愚荃,生于1802年(嘉庆六年)。文安启蒙后,与其兄一起读书,殿华“时亲督课,每作文脱稿”,“必先阅,指其瑕疵”。文安兄弟每当“早起问安及夜读归卧”,殿华“或为讲书史懿训,或为述先曾祖暨先祖盛德”^⑥。文安8岁时受业于李龙桥,因“师有家务”,而自身“少又多病,至年十三仅读四子书及毛诗,而未能成诵。”殿华忧心如焚,让他回来跟着长兄文煜读书。文煜教授自己的兄弟,自然严格认真,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学,直至除夕始辍。文安也自知“资性中下”,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所长进,因而摆脱家务,遏制邪欲,专心攻读。他在《寄弟书》中追忆说:

① 光绪《续修庐州府志》,卷50,孝友传一,第31、30页。

② 光绪《续修庐州府志》,卷50,孝友传一,第31、30页。

③ 李文安:《都门望云思亲赋》,《李光禄公遗集》,卷1,第1、4页。

④ 李鸿章:《致鹤章弟》,《李鸿章尺牍》,第34页。

⑤ 沈葆楨:《李晴岚赠公家传》,《合肥李氏宗谱》,卷15,第6页。

⑥ 李文安:《都门望云思亲赋》,《李光禄公遗集》,卷1,第2、4页。

仆少本慵愚，唯耽章句。米盐烦碎，七字未亲。声色繁华，四魔早却（吃喝嫖赌，仆尝谓之四魔）。虽得天之独厚，家督自有担承。实所见之尚超，细务慨从推脱。是以毕志读书，专攻进取……①

文安除了就学于其兄外，还曾先后拜童培山、杨静闲、汪子庄等为师。庐阳书院山长杨静闲，擅长制艺，文安说自己“制艺得力于〔杨〕师者最多”②。从1822年起，文安一面刻苦读书，一面开馆授徒。

殿华督促文安兄弟潜心攻读，企图使他们通过科举途径攀龙附凤，攫取功名。所以当文煜、文安考取秀才时，殿华曾亲自送场。1825年文安初次参加江南乡试，殿华盼子成龙心切，又亲自将爱子送到南京，并与之一起参观名胜古迹。文安此次南京之游，既开阔了眼界，又因考试落榜而羞愧万分。此后，文安曾多次赴南京应试，结果都名落孙山。这对于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子来说，在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。深受痛苦折磨的文安，常常借酒消愁，赋诗自嘲：

年来落魄多贪酒，
老去猖狂半在诗。③

他慨叹自己功名未立，深感负疚多端，因而“暮鼓听以惊心，晨钟动而猛省，追维前事，托诸短吟，自誉自嘲”，写成《自讼十五首》。

难得群公盼转青，识韩御李旧恩铭。
祇今虚费黉宫粟，潦倒风尘两鬓星。④

他在这首诗的自注中写道：“予屡试优等，一膺鹗荐，颇邀诸宗工赏识，山长杨

① 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7，第19—20页。

② 李文安：《都门望云思亲赋》，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1，第2页。

③ 李文安：《自讼十五首》，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5，第2页。

④ 李文安：《自讼十五首》，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5，第2页。

静闲、汪子庄二先生极相器重，祇今偃蹇青巾，有负藻鉴多矣。”^①这位“双鬓已皤，一巾仍旧”的李文安，经过锲而不舍的专攻进取，终于在1834年考中举人，4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，朝考入选，分发刑部任职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，记名御史。在封建社会里，“权”能转化“钱”，政治上得势，同经济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。一向以“力田习武”为业的李氏宗族，由于文安“以科甲奋起，遂为庐郡望族。”^②

李文安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。据说他“内行尤笃，事亲至孝。……为人刚方厚重，然诺不欺，所至皆敬慕之。”在刑部任职18年，审理案件认真负责，公正不阿，“庭净面折，人有包老再世之目”。因“倔强不苟合”，得不到上司赏识和提拔。他在掌管提牢厅期间，严禁吏卒虐待囚犯，“捐置衣被药饵，夏席冬粥，躬自监视，狱无痕毙”。著有《贯垣纪事诗》一卷，后为“刑官刊布之以为法。”^③他“少喜作赋”，“性耽章句”。前者殊非所谓“先正根柢之学”，而后者却是带着“圣贤”标记的“科举之学”。

文安夫人李氏，系合肥李洪谟（字腾霄）之女，“秉性淑慎，教子义方”，堪称封建式的贤妻良母。她生6男2女，“尺布寸缕，拮据经营”。有人担心她家人口众多，生活艰难，而她却坦然以对，声称：“吾教诸子发愤读书，皆巍巍有立，岂忧贫哉！”她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，让诸子“发愤读书”，沿着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路走下去。

李文安的6个儿子，依次为瀚章、鸿章、鹤章、蕴章、凤章、昭庆，皆用其别号“愚荃”之“荃”字取号。他的子孙为避亲讳，凡函牍家书，遇请安字样时，皆以“绥”易安。

瀚章本名章锐，号筱荃，生于1821年（道光元年），文安说他“性本敦笃”，“幼弥精勤”。因父亲在京任职，他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，侍奉祖父，照顾弟妹。他既“百口荷一身”，“日日役米薪”；又秉持庭训，专攻举业。他虽然“斐流自成章，所富在多文”，怎奈科场不顺，乡试受挫。1848年文安还赋诗寄情说：“愿即策远志，捷足出风尘。”^④不料，第二年即获得拔贡，朝考一等，以知县

① 李文安：《自讼十五首》，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5，第2页。

② 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8，第2页。

③ 李鸿章：《葛洲墓志》，《李文忠公遗集》，卷4，第1—2、3页。

④ 李文安：《怀锐儿》，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5，第16、17页。

分发湖南。据说，湖广总督裕泰一见李瀚章，“奇之，曰：‘他日继吾位业必李令也。’”^①

鹤章排行第三，本名章铤，号季荃，1825年（道光五年）生。廪贡生出身。据说他“生而英毅，自幼读书，颖迈不群”，博通经史，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。然而，他志大才疏，屡应乡试不第。在严酷的现实面前，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，放弃举业，专心“研磨经世致用之学，锐意奋于功名。”^②他通过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途径，终于挤进了清朝统治阶级行列。

蕴章排行第四，本名章钧，号和荃，1829年（道光九年）生。“年十二病目已而盲”，被迫放弃通过科举门径登上仕途的打算，据说，他“性孝友”，能够“先意承志”，深得双亲的欢心。他“以残废之身”留在家中，照料一切，免除了做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。当然，他因“好谈经世务善理财”，也曾外出做过瀚章、鸿章的帮手^③。

凤章排行第五，本名章铨，号稚荃，资质中人，个性倔强，落笔潦草，曾随其父入京读书，弱冠南旋应试不果。他“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”，帮助其父办过团练，总理过霆军营务，还在江南制造总局做过事。他后来“乞假引退，侨居芜湖”^④，专心经营土地、商业和高利贷事业，成为鸿章兄弟中的首富。

昭庆排行第六，本名章钊，号幼荃，1835年（道光十五年）生。监生出身。据说，他“少通经史，博学能文，持躬端正，文字得雄直气”^⑤，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，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，以求进身。他后因投靠曾国藩，讲求兵法，驰逐军旅，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。

长女生于1828年（道光八年），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，“生平静穆专一，居恒默默，不苟訾笑”，能承欢父母，调和兄弟，“患难提携”。鸿章赞扬她“静正有须眉丈夫风”。她嫁给同县张绍棠，张家较富裕，经常在经济上接济鸿章兄弟。后来，鸿章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道：“吾兄弟宦学，家屡空，奔走称贷。

① 李鸿章：《清故光禄大夫太子少保两广总督李勤恪公墓志》，《合肥李氏宗谱》，卷15，第15页。

② 李国松：《王考季荃府君行状》，《合肥李氏宗谱》，卷15，第20页。

③ 刘秉璋：《清故中宪大夫候选道李公墓志铭》，《合肥李氏宗谱》，卷15，第26页。

④ 徐邨：《李稚荃光禄公家传》，《合肥李氏宗谱》，卷15，第27页。

⑤ 光绪《续修庐州府志》，卷48，武功传三，第3—5页。

妹之舅以妹贤，又伟视吾兄弟，不待求请，辄资给之。吾兄弟婚宦之需，张氏之饮居多。”^①

次女玉娥，嫁给同邑费日启。她喜读《纲鉴》，通群书，善吟咏，著有《养性斋全集》。

出生在这样家庭的李鸿章，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不能不深深打上家庭的烙印。首先，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，但经济状况拮据，政治权势不大，具有较为强烈的提高家庭政治、经济地位的愿望。其次，这个家庭推崇儒家伦理道德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思想，希望子孙“策远志”，“出风尘”，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。

“少年科第”

鸿章在文安诸子中，排行第二，本名章铜，字渐甫，号少荃，晚年自号仪叟。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，正值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、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、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、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，李鸿章适逢其会，成为“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”的过渡性人物。社会环境的熏陶，家庭出身的影响，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，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，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，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。他的启蒙教育，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。1828年，6岁的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。书房叫棣华书屋，又叫棣萼书屋，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：“门临方塘，水光照屋。菊花三径，杨柳数株。”过去他的父辈们曾在“水阁谈经，柳堂论艺”^②，而今，这个水阁柳堂又成了他们小字辈切磋学问的场所。1834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，12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。1835、1836、1838年其父连续三年赴京会试，无暇授徒，鸿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。此外，鸿章还曾“从徐明经游”^③。那时的鸿章，由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，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制

① 李鸿章：《诰封一品夫人亡妹张夫人家传》，《李文忠公遗集》，卷4，第31—32页。

② 李文安：《乙巳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》，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5，第6页。

③ 李鸿章：《致三弟》，《李鸿章尺牍》，第1页。

时文和试帖诗等,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。鸦片战争前后,作为封建政治、经济反映的文化,主要是汉学、宋学、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。鸿章的三位导师,无不崇尚宋学,有的还兼治桐城派古文,喜爱诗赋。其父致函仿仙说:

近来学者之弊,舍本逐末,有才无行,举动尽皆浮妄,文章不求根柢,纵能弋获微名,终非令器所成,亦几何矣。足下少有至性,早濡节母之教,沈深经术,发为文章有序有物,砺节砥行,不苟取与,不与外事,早为乡里推重,经师人师,津梁后学,表正里闾,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,不至流为外间坏习,幸甚,幸甚。^①

这封信中所说的,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,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。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。

首先,文安批评的“舍本逐末,有才无行”的学者,不是别人,正是汉学家。“弃本贵末”^②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。宋学家认为,读经应以研寻义理为本,考据名物为末,而汉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,毛举细故,埋头考证,“众口一舌,不出于训诂、小学、名物、制度”,“于圣人躬行求仁,修齐治平之教,一切抹煞”^③。

其次,文安赞赏仿仙的,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,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:“沈深经术,发为文章有序有物”。他认为,要阐发儒家典籍的义理,读书就“先须沈潜体玩,熟读熟思,以求实得要,洞悉古人立心制行,与人经世实在处,断不可诵言忘味,至赏奇析疑时,斯收丽泽之益。”^④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,所以才得到“沈深经术”的定评。他说仿仙“发为文章有序有物”,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。义法说,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。“义”指“言有物”,“法”指“言有序”。

① 李文安:《寄兄书》,《李光禄公遗集》,卷7,第27页。

② 《汉学商兑》序例。

③ 《汉学商兑》序例。

④ 李文安:《寄玉坪六弟书》,《李光禄公遗集》,卷7,第17页。

宋学家认为“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”^①。“经济之学”，又称经世致用之学。研寻义理、经济之学，必须著意经史。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人的。他致函玉坪说：

我辈经济学问，仍须根柢经史。……读书果能贯通，自能致用，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。余阅锐、铜等文赋，气焰尚好，功夫亦熟，只见地未尽高超，未尽踏实。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，须著意经史，谅弟早见之矣！^②

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，虽然生平事迹不详，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。鸿章致函鹤章说：

兄少时从徐明经游，常告读经之法。穷经必专一经，不可泛骛。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，考据名物为末。读经有一耐字诀，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，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，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读，此所谓耐也。弟亦不妨照此行之，经学之道，不患不精焉。^③

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，考据名物为末”，这是宋学家的主张，鸿章得之于徐明经，又传之于李鹤章，这表明他对此说深信不疑，并且是身体力行的。

鸿章天资聪颖，加上良师督导，在义理、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。1840年考中秀才，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。1842年年届20的鸿章，长得身躯颀长，精悍之色，露于眉宇。他回首往事，展望未来，百感交集，诗兴泉涌，于是有《二十自述》七言律诗之作。

蹉跎往事付东流，弹指光阴二十秋。

青眼时邀名士赏，赤心聊为故人酬。

① 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，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。

② 《李光禄公遗集》，卷7，第17页。

③ 李鸿章：《致三弟》，《李鸿章尺牍》，第1页。

胸中自命真千古，世外浮沉只一沓。
久愧蓬莱仙岛客，簪花多在少年头。

丈夫事业正当时，一误流光悔后迟。
壮志不消三尺剑，奇才欲试万言诗。
闻鸡不觉身先舞，对镜方知颊有髭。
昔日儿童今弱冠，浮生碌碌竟何为。^①

这是《二十自述》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首，作者孤芳自赏、受宠若惊和追逐功名而仕途蹉跎的悲喜交集的心境，跃然纸上。

人生唯有青春好，世事须防白首催。
万里请缨终子少，千秋献策贾生推。^②

作者决意克服“因循”积习，珍惜青春年华，“辛勤读五车”，争作像西汉终军、贾谊那样弱冠扬声的人物。

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。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，函催鸿章入都，准备来年顺天乡试。鸿章谨遵父命，毅然北上，并作《入都》诗10首，以抒发胸怀。

一肩行李又吟囊，检点诗书喜欲狂。
帆影波痕淮浦月，马蹄草色蓟门霜。
故人共赠纯仁麦，荆妇同持陆贾装。
自愧长安居不易，翻教食指累高堂。

鸿章首次离开故乡，奔赴首都，欣喜欲狂。夫人周氏（何时结婚待考）帮助打点行装，亲朋挚友馈赠饯行，离思深情，悠然不尽。告别庐阳八景之一的

① 《李文忠公遗集》，卷6，第1页。

② 《李文忠公遗集》，卷6，第1页。

淮浦春融，在满天霜华的季节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，沿途泛舟策马，观赏波光草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但当发现京中薪桂米珠而家庭经济拮据时，惆怅抑郁之情又油然而生。

《入都》诗其余9首的主题，一是决意争取科举功名，二是希望访求师友。

“丈夫只手把吴钩，意气高于百尺楼。
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欲封侯。”
“出山志在登鳌顶，何日身才入凤池。”
“倘无驷马高车日，誓不重回故里车。”
“即今馆阁须才日，是我文章报国年。”
“马是出群休恋栈，燕辞故垒更图新。
徧交海内知名士，去访京师有道人。”^①

据说在李鸿章的存诗中，《入都》10首，“为世所传诵”^②。一个行装寒伧而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，怀着访求师友、猎取功名的强烈愿望，千里迢迢，跋山涉水，奔赴名利之都，其心境，其行踪，正是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们所向往的，因而反映其心境和行踪的诗篇，“为世所传诵”，就是不难理解的了。

李鸿章在故乡结识的几位朋友，都是像他那样怀才不遇、困顿场屋的士子，诸如“学宗宋儒”的蒯德模、王学懋、蒯德标等，鸿章因入都而赋诗话别：

共战名场秋月白，联吟旅馆夜灯红。
天涯到处皆倾盖，知己今唯属蒯通。

“读书但愿登科第，得不为荣失便羞。”
“伤心犹未脱蓝袍，空叹吾庐岁月滔。”
“临别一言须郑重，他年唯望蹶金鳌。”

① 《李文忠公遗集》，卷6，第1—3页。

② 《清诗汇》，卷149，第1页，李鸿章诗话。